



李掖平
主编

真诚歌哭或沉默远行

山东女作家创作论析

山东文艺出版社

真诚歌哭或沉默远行

——山东女作家创作论析

李掖平 主编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诚歌哭或沉默远行: 山东女作家创作论析 / 李掖平主编.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329-4968-7

I . ①真… II . ①李… III . ①女作家—文学创作研究—山东省—现代 IV . ①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2557 号

真诚歌哭或沉默远行

——山东女作家创作论析

李掖平 主编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0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968-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好一道姹紫嫣红的 齐鲁文学风景线（代序）

——关于新世纪山东十位女作家创作的讨论

主持人

李掖平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山东作家协会副主席

参与者

郭帅、李丽娟、赵相菁、翟雯、王敏、
陈芳芳、朱涛、宋雪菲、余琼、苏婧 等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时间：2014年1月14日晚 18:00-21:00

地点：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3131 教研室

李掖平：同学们，时光飞逝，这个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给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的这门选修课“女性文学研究”也顺利结课了。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个学期文学院其他专业的好几个同学也选修了这门课程，还有一些同学前来旁听，甚至音乐学院几个嗓音甜美的女生也次次不落地前来听课。看到同学们对女性文学的话题这么感兴趣，我颇为感动，当然也颇受鼓舞。“女性文学研究”这门课我已讲了很多年，虽

然每年都要更新和补充很多内容，但今年我决定来一次改革，将课上的理论讲授和课下同学们的专业学术训练高度结合起来，于是就有了这个关于“山东十位女作家创作研究”的课题。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同学们对这个话题产生了浓浓的兴趣，不仅课上积极发言，课下更是认真思考，落笔成文，在短短十几周内，几乎每个同学都拿出了近两万字的评论来参与具体的作家作品讨论。今天是本学期的最后一次课，我们来进行一场综合讨论，既总结同学们这学期忙碌而扎实的学习，同时也从女性书写的角度来探看山东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某些症候、规律及走向。事先我已与郭帅、苏婧初步商量了一下，拟出了今天的课堂讨论题目“好一道姹紫嫣红的齐鲁文学风景线——关于新世纪山东十位女作家创作的讨论”，并围绕这一题目选出了一批关键词语，现在我们就按照这些关键词语分几个版块进行讨论，请各位同学畅所欲言吧。

关键词：“70后”女作家 生活经验 个人化

李掖平：首先，我们结合“70后”文学创作来谈一谈山东女作家笔下所展示的生活经验。我们总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这是因为一定的生活经验内化形成了作家的独特生命体验，这种生命体验又升华成文本经验。细心的同学可能已经发现了，进入我们批评视野的这十位山东女作家，全部都是70后。在如今的批评界，70后作家的创作已是蔚为大观，他们正在突破50后、60后作家占据主角的文坛序列，大胆释放自我的光彩，像乔叶、滕肖澜、鲁敏等，都在近几年陆续创作出广受文坛关注的佳作。然而，也有评论家认为70后作家难成大器，他们属于“被遮蔽的一代”，生活经验的匮乏限制了他们思索的空间和创作的维度。那么，我们山东这批70后女作家，她们笔下展示了怎样的生活经验？或者说我们能否看到某些印证或者突破？

苏婧：我有一个问题。老师，您刚才所说的“被遮蔽的一代”是不是指70后作家群因为匮乏像张炜、莫言那一代50后作家丰实的社会经验，从而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经验的缺失呢？

李掖平：苏婧提的这个问题很有价值。的确如此，虽然张炜、莫言等50后作家选择的文学表述和描写各自不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其文学作品中发现某些共通性的历史、政治、生活经验，譬如政治高压、阶级斗争焦虑、饥饿与贫困以及种种生活磨难等等。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宏观的问题，以后再细谈。单从这一方面来看，70后作家确实存在群体性经验的缺失，这就使他们笔下的生活经验更多地具有了个人化私人化的特征，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颇为滑稽的现象，即个人化成为70后作家的群体性印记。

赵相菁：这样说的话，我认为艾玛所表现的生活经验就特别具备这种个人化的特质。艾玛的小说主要集中在两个系列的书写：一个是涑水镇的乡民系列，一个是城市高校知识分子系列。从2007年发表《米线店》至今，除了《白日梦》《相书生》等为数不多的书写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小说外，这位女作家其他作品，如《浮生记》《绿浦的新娘》《路上的涑水镇》《米线店》《痴娘》《小强的六月天》等都是与涑水镇有关的。涑水镇，既是现居青岛的艾玛对故乡湖南的回忆，也是她为自己的理想着意营造的艺术世界。就像沈从文执着建构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一样，在“美令人忧愁”的疑惧身后，追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小说中，艾玛用她特有的温婉绵延的文字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着青山绿水的、温情荡漾的小镇，而小镇中的那条蜿蜒曲折、静静流淌着的涑水河，更是增添了些诗情画意。艾玛几乎在每篇小说中都不自觉地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这条穿越故乡的河流。除了涑水镇的故事，艾玛还写了一些反映都市高校知识分子生活的小说，比如《白日梦》《初雪》《相书生》等。在这些小说中同样用故事片段讲述着作为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历史与现实、无奈与忧伤，这其中也包含着艾玛个人对于现实的反思，对于人性的拿捏。虽然艾玛的故事很精彩，展示的生活经验也较丰富深刻，但我觉得她的小说是超越了故事的，体现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态度。但由于生活内容的过于繁杂，这种态度有时显得暧昧不清。在小说中，艾玛用一个又一个故事讲述着涑水镇的前世今生，但她关注的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这一件事对周围人的影响和人们对事情本身的反应。不论是失踪案还是凶杀案，艾玛关注的始终是人们对事情的反应。比如《人面桃花》中小美的失踪，作者没有直面失踪的真相，

而是把笔墨投注在足疗店黄老板的反应、崔木元一家的反应以及派出所所长的反应上。这样的叙述方式让故事本身呈现出更多的侧面，同时也更好地揭示了小镇生民的生活状态，而这也是艾玛所关注更多的。正是这种日常生活的故事般书写，赋予了艾玛小说思想和文字表意的叙述和审美张力，让隐秘的变化通过对故事的书写得以呈现，而深刻也在对庸常生活细部的触摸中得以展现。

王敏：与艾玛相比，我所关注的女作家嘉男，其笔下的个人生活经验更烟火气一些。嘉男作为一位女性作家，无疑是关心女性生存境遇的，尤其是中年女性的生存境遇。嘉男曾说，“中年注定是一个困境重重的人生阶段，而女性尤其如此。中年男女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中年男人容易惹事，中年女人却是固守求稳，这使女性必然陷入痛苦中，而随着更年期的来临，翠减红衰的愁闷更让女性经受着双重的折磨”。所以，嘉男在小说中就颇为关注如何为中年女性寻找出口、解决危机这个现实性问题，这使得她的小说打上了一种“问题小说”的印记。

李掖平：王敏的艺术感觉较为敏锐。作家当然可以在作品中关注或试图探讨某些问题，这无可厚非。我一向认为，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优秀作家，必须拥有勇气直面社会人生或者说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然而假如作家总是携带着解决某些现实问题的创作心态去写作，那么其笔下的作品就会备受质疑。因为文学作品说到底是一种艺术创作，而不是某种现实解决，这也正是“问题小说”的局限性所在。但嘉男的小说显然不是简单的问题小说，王敏你发现没有，嘉男的小说虽然提出了中年女性的生存危机，但其文学表现的重点却并不在于危机的解决。

王敏：是的，我发现了，我觉得嘉男的独特之处在于从凡常的生活出发，提出一些微妙的问题，并进行一番关乎人性层面的深入思考。比如中篇小说《鲜花次第开》，讲述了一个知识女性面对丈夫出轨，先后经历了猜疑、愤怒、平静、宽容的心理过程。女主人公周素无意中发现丈夫林默生去了男科医院，于是她开始了各种猜测。当林默生据实相告时，周素愤怒之极。面对这种困境，周素没有一味沉溺其中，她愤怒了一段时间后，开始了自救。最终，她选择了原谅自己的丈夫。那么女主人公周素是如何自救并走

出婚姻危机的呢？正如嘉男所说，“她通过各种文雅理智的途径来让自己走出困境，那过程是缓慢的，却是有希望的”。周素积极寻找心理医生，让自己从愤怒中抽出神来，恢复理智。她还以同事罗双红为一面镜子。罗双红苛刻、无理取闹，简直如泼妇一般，爱情和感情在她那里一点都不剩了，这警醒着周素要以文雅的方式同丈夫相处。与此同时，周素通过读佛经来思考夫妻相处之道。她还反省自己的错误，试着寻找林默生所有的优点，并且站在他的角度来理解他。当周素看到师父、师母在死亡面前都那么和谐淡定时，她觉得自己的烦恼是那么微不足道。最终，她走出了困境，走进了花开不败的春天。小说中，鲜花的意象贯穿全篇。开始是玉兰花，玉兰花象征着清幽而芬芳的中年女人。虽然年轻女子同玉兰花一样不怕冷，但是她们很肤浅，虽然中年女人很怕冷，但是成熟、深刻，所以周素认为玉兰花是中年女人的象征，年轻女人担不起玉兰花的美名。其次是歌名《女人花》，它在文中出现了两次。鲜花的开放时间太短促了，将女人比作鲜花，象征着女人青春的转瞬即逝。第一次出现是因为周素孤单地在家等待丈夫，又知道自己即将更年期，所以内心涌现出无限的悲凉，鲜花象征着周素心境的悲凉和凄怆。第二次出现，是周素知道自己丈夫出轨，还让自己得了病，借这首歌抒发自己的愤怒、悲伤和无助。然后是樱花，美丽动人的樱花，象征着周素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正因为周素不再拥有青春，所以对樱花的敏感度下降。再次是迎春花，这是在周素冷静思考着要不要同丈夫离婚时看到的景象。迎春花象征着希望和温暖，预示了周素将从衰老和婚姻的危机中走出，心境走向平和与安然。最后是桃花，这是周素原谅丈夫后看到的景象，桃花象征着周素的人生已经走出衰老和婚姻危机，又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李掖平：很好，王敏通过文本细读为我们展示了嘉男笔下的个性化生活经验。我们一直在提醒各位同学，真正的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对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那些凌空蹈虚的空泛理论谁都能说上几套，谁都可以大谈特谈，但因为根本就脱离了批评对象，所以说得天花乱坠也不切实际。能够结合具体文本的文学批评，才能有的放矢切实有效，才是真正接地气的文学批评。

翟雯：和以上两位小说家有所不同，诗人东涯的诗歌传达出的个人生活经验，烙刻着暗色调的忧伤甚至可以说是沉痛。童年经验中的某些创伤，深深地影响了东涯的诗歌创作，她所抒发的情感总是伴随着丝丝苦涩。在她笔下经常出现“大海”这样的抒情意象，但这个“大海”却并非一个美丽缱绻的抒情对象，绝少当年冰心描写大海时流光溢彩的迷人风华。东涯在她的随笔《存在与生活》中坦言：“我出生在胶东半岛最东端一个叫人和的乡间小镇，家离海边十几公里，但彼时我并没有到过海边，我的童年属于乡间。那是一段遥远、缓慢、虚缈的时光，仿佛蒙着死亡的外衣，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在莫名的忧郁中度过了孤独的童年。”“海难的消息不时地传来，遇难者的亲属在岸边痛苦。如此真实的痛苦强烈震撼着我，以至于多年后我写下很多诗篇，但没有一首悲伤的诗可以替代悲伤的生活。”童年的孤独与忧郁时光和海边不时传来的遇难消息，是诗人存在与生活的所有见证和灵魂的投影，正是这种投影涂染出了其诗作的暗色调。比如《海上归来》：“在不幸的源头，总有一桩意外——/ 海浪的舌尖吻过弄潮的人 / 这是一种古老的接纳 / 飞翔的海鸥因真实而悲鸣 // 拣浮水的女人多了起来 / 修假坟的女人多了起来 / 海水又苦又咸，浪花终年漂泊 / 哪一朵，才是无家可归的水手 // 黄海茫茫，不断上升的雾气 / 模糊了海岛的眼睛——/ 等候的名单上，失踪者 / 还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 //——其实他们只是去长途旅行 / 当海潮退尽，螃蟹 / 吐着泡沫穿梭在沙滩上 / 他们踏着渔火，与我们擦肩而过 / 却不为我们所知”。这是诗人为遇难者所作的挽歌，无声的哀悼、静默的颜容与长长的叹息充斥了原本欢乐的海滩。遇难者尸骨无存，死者的衣冠冢令人触目惊心，厄运从来不是幻想中的虚构，它随时都会袭击我们原本平和而明亮的生活。面对海难不断进攻人类的步伐，诗人选择以诗的抒唱来慰藉这些四处游荡的海之亡灵。

李掖平：东涯诗作带给我最深切的阅读感觉，是其开阔大气的诗歌运思方式。她将惯看的美好和丑陋并置，用一个个意意丰富、色调迥异的语词连缀，在悖论和荒谬中聚合催生语义的延异，营造出一种浩大的态势和宏阔的镜像。她的文字像是挺立在蔚蓝色光影下的一排排哨兵，整齐、凌厉、刚硬、勇武，直刺苍穹站在太阳痛苦的锋芒上。她的目光奋力抵达并

穿越灰烬、绝望、厄运、葬礼、挽歌、灵柩和消亡等充满悲剧气息的事相，同时又指挥滩涂上的贝壳，娓娓讲述之于潮汐、船舶、风帆、海鸥、鱼群、礁石、水手的清朗故事，其意象方阵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阴冷一半是明亮，相克相生的奇妙组接看似信马由缰，却深刻呈示着世界和生存的悖谬本相。比如《失语症》：“我需要时时面对无处安放的虚空 / 我受伤，逃亡，隐居海岛 / …… / 在孤独的海洋里，享受零重力……我更喜欢礁石、浪潮、海鸟和斑斓的 / 海洋生物，它们干净，纯粹，没有私心 / 杂念和防备的围墙 / …… / 我需要参加一场葬礼 / 需要写一首诗被大河传诵”，诗句的力道遒劲浑容，敞开了诗思诗境诗美最大限度的可能性，将孤傲个体与芜杂现实的齟齬撕裂挣扎的种种，自由自在裸呈，读后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

朱涛：下面我也结合具体文本谈一下宇向诗歌中的个人生活特色。宇向是一个诗人，诗歌是对生活的高度提纯，但是从宇向诗歌中还是能够发现她的生活痕迹，比如爱情生活。我认为宇向是一个爱情的信仰者，在她的诗歌中存在大量的歌颂爱情的热情洋溢之作，然而有的诗歌却写尽悲凉。我比较喜欢宇向发表于2001年的短诗《理所当然》：“当我年事已高，有些人 / 依然会 千里迢迢 / 赶来爱我；而另一些人 / 会再次抛弃我”。短短四行便将自己内心对于爱情的完美理想公之于众。真正的爱情是不惧时间和空间阻隔的，只要爱上一个人，任是千山万水、世相轮回依然会热烈地奔向自己的爱人。在这首诗里我们读懂了诗人的爱情宣言，在这里“年事已高”已经摒除了年龄的压力，“千里迢迢”也冲破了漫长距离的阻挠，这是只有依靠爱情的力量才能做出来的疯狂举动。诗人写到这里话锋一转，一个“而”字将我们带入另一个对立，“而另一些人 / 会再次抛弃我”。是啊，如果不是真爱的话，必定是走不到一起的，无论是怎样的信誓旦旦、海誓山盟，都抵不过时间的打磨，不是真爱的爱情必定如无源之水，慢慢干涸。不过，宇向诗歌中也不光是爱情，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抒情是她的天赋。诗作《她们》中描述的是友情之爱，张溪、梅、泳泳、贝芬、认识的女工、晓华，这一个个身影中有小学时仗义执言的小伙伴，有伴随自己的已成为精神病人的闺密，有一起编织过梦想的邻居，有为情所伤的女

伴，还有指导人生经验的陌生女工、死于非命的同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真实而又喜剧的命运，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我”想念她们，但没有见到她们，所以“常常期待 / 在一个明朗的下午 / 遇到其中的一个”。在作者生命中留下痕迹的友情是如此真挚，这种感情可以超越死亡、清醒的意识、超越人的隔阂。《5月27日写给安歌》也是一篇颂写友谊之爱的佳作，半月没收到朋友的来信，臆测不同境遇的原因，借此来表达对安歌的思念和担心，友情之爱在这种看似荒诞的猜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此外我们还可以在《爱国者》中找到那种对祖国之爱的赞赏，在《半首诗》中找到坚守的艺术之爱，在《苍蝇狂想曲》中找到对自然“最野蛮的爱”。宇向如同一个祈雨的巫师，面对着这个枯燥缺乏爱的环境，大声呼喊默默祷告，那种泛爱的力量随处可见。

李掖平：说到爱情主题，想必每位女作家都有所置喙吧？中国当代女作家笔下的爱情描写向来就是绚烂多姿如缤纷的花雨，不是说女人天生就是为爱情而活吗？郭帅，你关注的作家王秀梅对爱情有怎样的表现呢？

郭帅：王秀梅写了大量的小说，主题庞杂，难于归类。我想，王秀梅终归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幸运的女作家。她的创作是放射式的，十八般兵器几乎都使得顺手，她敢大批量地创作爱情小说，也敢写《捕风的人》那样的灵魂童话，这就让她像一个武功盖世的武林高手笑傲江湖一样，一身矛盾。正如徐克电影《笑傲江湖》中所说的，没有人能笑傲江湖，因为人心就是江湖。王秀梅的矛盾之处就在这里，其创作五花八门，令人远远看去八面玲珑，但真正的独家绝学是什么呢？这也许是困扰王秀梅很久的问题吧。其实我倒认为，王秀梅既然能写出《去槐花洲》那样的作品，就证明她已经解决了或者正在规避开这个矛盾，怀着一颗笑傲江湖的心闯荡江湖，也许是最上乘的江湖之道吧。王秀梅的幸运之处除了她的天赋之外，更在于她的天赋恰为这个时代所生。如今的时代，创造了千千万万种爱情的形式，冲击着人们的爱情观念，什么白富美高富帅、二奶小三，什么宁可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后座笑等等，而高额的婚恋成本，也使素来美好的爱情变得霉菌斑驳，丑态百出。王秀梅爱情小说的辨识度，正在于她小说中呈现出来的爱情现实、爱情思维、爱情逻辑的当代性。毫无疑问，这

种当代性使王秀梅的爱情小说不仅仅表现种种奇怪的爱情乱象，而且突入到当代婚恋男女的内心深处，去发现掩抑在平静表情之下的内心风暴。所以王秀梅的爱情小说气质是残忍的，它将当代爱情的某些类似于本质的东西剝了出来，一团团肮脏的爱情毒瘤面目之可憎，使爱情的真相霎时变得如此突兀如此可怖。爱情宛然已如男女之间僵持不下的一场战役，充满了阳谋与阴谋，那些素来的伟大与温情，也只像是战争结束之后在硝烟中垂落的旗子，残碎而凄凉。我一直认为爱情小说的残酷与狠劲，到张爱玲便到头了，看王秀梅的小说，可以发现王秀梅也是拧紧了发条要狠一把。张爱玲的超凡脱俗不仅在于无声处听雷，洞见人性之常，更在于始终把人性只放在唯爱为要的时代中的爱情婚恋平台上细细剖解，写出在婚恋故事中爱情的缺席，只看得你惊心动魄，悲凉绝望。而王秀梅的精彩在于其笔下的人物都是鲜活于当下这个不谈爱情的时代的，可能不那么深刻，但也足够让你心惊神慌，甚至意乱情迷无法自己。在《坦克》《躺椅》《李不易》《快餐剧》等大量作品中，她的另类爱情故事可以说是到处流传。

李掖平：呵呵，有点儿意思，你最好能结合具体作品来展开说一说。

郭帅：好的，那我就谈一下《躺椅》吧。《躺椅》这部小说很可能是目前王秀梅爱情小说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小说表面上看是写了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罗征程是一个事业有成的成熟男性，妻子米红是有名的大学教授，他们的结合本该是令人羡慕的，事实上也是。但这都被一个名叫小简的第三者搅乱了。罗征程收到一个匿名寄来的优盘，里面是他和小简的暧昧视频。罗征程为了自保为了家庭，一方面要打发小简，另一方面努力与邮寄优盘的人周旋。然而，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出乎意料。小简深深爱上了罗征程，不肯为了一套房子而离开他。而邮寄优盘的神秘人也不露面，甚至并非为了敲诈而来。罗征程一方面因为不能摆脱小简而焦虑，另一方面为了瞒着妻子米红在苦苦挣扎，心理变得脆弱不堪。突然，小简却拿到了米红出轨的铁证，令罗征程惊讶万分。罗征程把目光转向妻子，发现这两年间操纵这一切的，原来就是不动声色的他的大学教授妻子米红，他该怎么办呢？对于这样一部精彩的小说，我以上言不及义的复述几乎是暴殄天物。这部小说可以作为王秀梅爱情系列小说的一个样板来分析。首先，小

说涉及当代敏感的“小三”问题。小三，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一直以来是与过街老鼠一个待遇的。然而在这部小说中，小简作为一个地道的小三，却并不那么片面。小三也是女人，她也有真诚的爱情，需要被呵护关爱，她比妻子少的仅仅是一个名分而已。甚至在某些时候，小三比妻子还要诚恳一些，比如小简死活不要名分房子，一心只想爱罗征程。而妻子米红呢，头顶着大学名教授的光环，却趁着去云南开会，与初恋男友私通。小三和妻子被摆上了道德的擂台，供读者评判。小说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文化研究意义上的社会症候问题，即婚姻在当代的形式和本质。从社会意义和法律意义上来说，婚姻本是一种契约关系，其他的关系诸如感情关系、道德关系都附属于契约关系之下，契约关系、感情关系与道德关系等诸要素之和，才构成了婚姻的内容和本质。然而在当代社会，婚姻的这种契约关系越来越淡化，人们所需要的婚姻越来越流为一种形式，本质变得越来越可疑。正如这部小说中，妻子米红给罗征程带来的感情浓度并不如小简，罗征程之所以舍小简而顾米红，是因为他们有婚姻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当今的众多家庭中，婚姻的形式越来越重要，而其内容与本质越来越虚弱。形式的重要性挤占了内容的重要性，使婚姻原本的神圣感与道德优势大打折扣。因而我们看到一些痴情的小三形象时，并没有道德化的愤怒，反而能饱以人性化的同情和理解。现代人越来越注重感情的获得与拥有，婚姻变得越来越形式化，这到底说明了时代的进步还是堕落？开放还是疯狂？这部小说在此意义上是一个症候性的文本。

李掖平：很好，同学们的发言很精彩，都能结合具体文本对作品中体现出的作家个人生活经验进行一番探幽。在这方面，东紫的小说无疑是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东紫的小说很有点雷蒙德·卡佛的味道，他们都善于拣选一些淹没于日常中的小人物、小场景来铺展故事，进而探寻隐匿于人性内里的暗门，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些俗常中的细小微尘，最终撕裂成个体生命穿心而过的尖锐疼痛。但与卡佛精简冷硬的“极简主义”略有不同的是，东紫选择了故事呈示方式上“极端化”的繁复表意策略，在迂回曲折远兜远转的行文走笔中，力求穿透极为遥远极为漫长的心灵隧道，洞见岁月的遍地烽烟，触摸人性的尖锐划痕，感受生存的诡异梦魇。这种匠

心独运的“加法”原则让平和的叙述质地多了几分摇摆中的平仄。

这种“极端化”首先表现在其小说人物的病态性上，这种病态不单单是躯体上的，还包括心理乃至灵魂上的，这一点当然和东紫自己药剂师的职业身份和工作环境相关。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简单恣意地去撕裂袒露，而是深究这“病态”内里的社会性因素，并将其与大众认同的所谓“正常”平置，形成一种“有意味的参照”，揭示出其中的复杂与微妙，进而对时代人性施以一剂猛药，引人深思。比如《老白杨树村的老四》和《显微镜》，东紫打碎了“病态”和“正常”的界碑，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次沉潜心境进行伦理沉思的机会，小说由此敞开了对现实反映的深度和对人物心理挖掘的深度，字里行间饱含着真诚的现实关怀和人文思考。

东紫还写了一些极具先锋意味的小说，比如《我被大鸟绑架》《梦里桃花源》，在这些“极端化”文字的外壳之下袒露的是现实存在的无尽荒诞。《我被大鸟绑架》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小说主要讲述了两个故事：“我”的故事和弹弓的故事。“我”作为一个有着“性幻觉精神分裂”的“准”精神病患者，成为主导文本荒诞氛围的底色，也构成了文本外在的一种主题循环，即现代人对鸟类的虐待和伤害，已经打破了自然界的平衡，这种失衡状态很容易导致大自然的反击和报复，“我”的精神分裂就是这种“失衡”使然。弹弓的故事是嵌套在荒诞文本内里的真实故事，直指的是病态社会中当权者的荒淫无耻和堕落糜烂。弹弓本是环保局一名勤勉的员工，其加班加点的工作热情却招致了局长的反感，百般困惑中才发现办公楼原来是局长调戏女员工和秘密偷情据点，愤怒之余其用弹弓射伤了局长罪恶的下体。弹弓被当场抓获后，局长为保住自身颜面将其诬蔑为“性变态”，免除了刑罚的弹弓却成了安慰院里唯一清醒的孤独“守望者”。“我”在荒诞精神幻象中感受到的“真实”，与弹弓在现实社会存在中遭际的“荒诞”，形成了一种互涉缠绕的“两极化”审美张力，也让日常生活表意方式上多了一种阐释生发的可能。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山东这批70后作家来自山东的各地市，成长经历各自不同，在她们笔下展示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也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放置于“70后”文学这个角度之下来看的话，我们现在得出什么结论都显

得为时过早。在70后作家文学成绩这个热点话题面前，我一直都选择沉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感觉70后作家还处于探索期和成长期，他们还没有彻底成熟。尽管光明就在眼前，但是我们作为批评者，还是要谨慎一些。

关键词：生命态度 创作心态 情感指向

李掖平：上个世纪80年代初，准确地说是1982年我在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同学三人就在反复阅读和体味鲁迅和周作人的作品时，经常讨论一个问题：二人家庭背景和赴日留学经历都是完全相同的，又都是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革命的前驱，更比肩而立于对旧文化旧文学旧道德的亲兄弟战斗前沿，为何鲁迅始终坚持尖锐犀利的批判立场，而周作人却大幅度妥协甚至后退，写下了大量平和冲淡的文字，从一个斗士蜕变为一个隐士，后来甚至成了一个文化汉奸。后来我们逐渐达成了共识，认为导致鲁迅和周作人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其实就是一种生命态度，正是不同的生命态度导致他们兄弟二人将截然不同的创作心态和情感指向投射进各自的作品中。检读山东女作家们的文学作品，我们也会发现，同样是受齐鲁文化泽被，都受过高等教育，在大致相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又同为女性作家，由于生命态度和创作心态的不同，她们借作品中的人物或故事所进行的追问、思考、感叹就必然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指向。接下来，我们就结合作家们的近期作品，谈一下她们进行文学思考和表达时显现出的一些不同特点吧。

李丽娟：我说说常芳吧。我发现她近期的作品呈现出一种较为明晰的道德理想主义世界观和艺术追求。同时，这种世界观又不是简单地形而上化，而是结合着她的个人感受和生命体验，所以使作品有一种哲思的味道。常芳在答山东大学学生问中提到：“一个作家的道德使命决定了他作品的高度。”常芳的作品在主题诉求方面努力回答着新时代文学何为、作家何为的问题，她以宏阔的视野、敏锐的眼光去捕捉这个世界、这个时代带给人们的疼痛之吻，直面现实人生的创痛，将心沉到庸碌琐碎的生活之中，写生活的困境、社会的困境、文化的困境。但区别于大多数同龄作家作品

的是，不管是婚恋情感的纠葛还是一日三餐的困顿，常芳笔下这些在生活旋涡中翻涌沉浮的人们虽然拥有着各自的苦恼和困惑，却始终寻求着自我拯救，不断进行精神的叩问，这使作品始终浸染着一种人文关怀下的悲悯与救赎。

李掖平：你说的有点儿意思，可以展开来谈谈。

李丽娟：我觉得她的小说中，面对中年生活，在精神方面表现了三组反差。第一组我概括为“困顿中的诗意”。常芳小说的叙事格局十分广阔，其篇幅不长的作品往往能够触及社会中多层面的困顿景象。例如在中篇小说《病毒》中，她的叙述笔触就游走于地位悬殊的各色人物角色之间：发家后抛弃妻子的公司老总，为了城建规划执意砍银花树的副市长、城建局长，倔强保护银花树的老中医，讨钱葬夫的卖身女，伸张正义却又处处谨慎的记者。这些人物所揭示的社会困顿也是多重的：金钱带来的道德沦丧和家庭伦理危机，城市建设引发的官民纠葛，底层百姓生活的凄凉与被凌辱的遭遇，造假骗人行径普遍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不同的社会场景轮换交织着，情节的设置如同由同一个端点散发出的多条射线，辐射社会生活的多个角落。

但值得注意的是，常芳是坚持站在平民的立场上对生存进行冷静审视与思考的。她以悲悯的眼光观详平凡小人物在生活困境中的坚守与挣扎，选择以绵密真实的叙事方式描摹生活原态。她的小说中没有都市婚姻情感的缠绵兜转，也没有官场争斗的高潮迭起，亦少有底层叙事普遍渲染的悲惨凄冷，而是攫取最为普遍、琐碎的生活场景。《一日三餐》中，无论是唐光荣、留香进行的投掷沙包、广场舞蹈等休闲活动，一家人吃团圆饭时的拉家常、互相打趣，还是兄弟姐妹间夹杂着抱怨、揶揄、心疼等多重复杂情感的关怀，处处充盈着令读者倍感亲切的生活气息。即使是最敏感、最具话题性的婚外恋题材，常芳也从未刻意地去渲染情人间一波三折的情感纠葛，而是以理性的笔墨、平静的口吻为婚姻的破裂追根溯源。

第二种是“迷茫中的坚守”。我发现，不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作品，常芳的小说几乎都采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采用这种叙事方式，作者往往能够把握作品中所有人物或核心人物的所思所想，她给予人物代自己发问

的权利、代自己坚守的权利，同时如上帝一般在作品中审视着、叩问着、同情着、赞美着自己笔下的芸芸众生。比如《纸环》，不仅仅在主题诉求上格外鲜明，其艺术表达方式也极具特色。小说通篇没有起承转合的连贯情节，而是到处充斥着对朱节情感的描写：无故来袭的坠落感，疯狂地撕咬柠檬时的如释重负，梦境中置身旷野的恐惧。

第三种是“绝望中的希望”。通过阅读我发现，时空错乱中各种生活情景的自由拼贴是常芳小说情节设置的一大特征。常芳似乎更加迷恋于穿插运用顺叙、插叙、倒叙等多种叙事方式，使文本的叙事节奏随着小说情节线索的铺设、核心人物的心理流动来回跳跃，在时间与空间上最大限度地自由移换，形成千回百转后终见柳暗花明的特殊审美效果。比如《第三条街》，讲述的是大学教师向青在丈夫孟子祥涉嫌贪污受贿被抓后独自来到太阳城散心的经历。故事开端便是向青“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太阳城，没有缘由，只突出了她麻木的心境，交代了她和陆秋收的相遇。接下来，小说用一整节篇幅穿插叙述向青来太阳城之前的家庭生活基本状态，并以孟子祥的莫名“失踪”以及同事夏杨一反常态地请吃披萨结束，再次设置悬念。第三节，小说情境又回到了向青旅居的太阳城的“海洋”旅馆中，并由向青和海边男孩的对话引出了陆秋收的神秘。第四节又是一段插叙，以向青对丈夫种种事迹的回忆塑造了一个作风严谨、刚正不阿的学校领导形象，与文章末尾所引出的孟子祥因涉嫌贪污受贿被捕的事实形成鲜明对照，读者在惊愕之余也迫不及待地想和回忆中同样着急、迷惑的女主人公一起找出事实真相。至此，小说文本叙事方式呈对称分布，顺叙与插叙穿插进行，读者也适应了这样的叙事节奏。然而，常芳却从第五节开始打破先前规律，不再对称分布了，五、六两节中，她将目光又聚焦在了陆秋收的故事线索上，设置新的悬疑。在读者又对这个神秘女人提起兴趣的时候，作者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属于向青故事的情境中……这篇小说共十二节，讲述的是两个女人的故事，她们的故事都已是“过去时”了，常芳却巧妙地铺设场景使她们相遇，让属于其各自的故事在追忆、转述中一步步展开，分属两人的场景互相穿插，各自故事的悬念都是层出不穷，从而避免了任何一方故事讲述的单薄和乏味。向青和陆秋收虽然身份相距甚远，但家庭